

# 社区治理“四大创新”夯实安居乐业基石

□ 罗争光

党的十八大以来,我国社区治理坚持以加强社区党建为引领,以创新社会治理为动力,以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为重点,构建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平台,推动社区治理从理念到实践呈现出党建引领、居民自治、科技助力、文化培育“四大创新”,不断夯实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基石。

## 党建引领 固本培元

走进深圳市民治街道北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,迎面墙上鲜艳的党徽和“凝聚党心 服务群众”几个大字格外显眼。

从2016年起,深圳市不再有传统的社区服务中心,而是在全市645个社区建立党群服务中心,整合党建和社区服务多项功能,工作人员穿戴体现党组织形象的统一服装和徽章。

深圳市委组织部部长郑柯告诉新华社记者,两年前调研时发现,社区党组织虚化、弱化、边缘化问题突出,一些社区党委书记成了社区股

份公司董事长的“跟班”;有的社区书记兼任工作站站长,干部群众就都叫“站长”而不叫“书记”……鉴于此,深圳在调研的基础上出台《关于推进社区党建标准化建设的意见》,明确在基层“把党的作用突显出来”。

“社区党建是强化党的执政根基的落脚点和着力点。”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陈越良说,“党的十八大以来,各地以社区党建引领社区建设,建立了区级统筹规划、街道落实任务、社区多方参与的三级联动党建工作机制,探索建立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,以党建带社建,动员驻区单位参与社区治理,整合发挥社区公共资源效能,形成了阵地共建、活动联创、信息联通的良好态势。”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于今年6月发布的《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》提出,到2020年,我国要基本形成基层党组织领导、基层政府主导的多方参与、共同治理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。

## 居民自治 激发活力

居民参与社区治理,是落实以

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、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体现。

在上海市杨浦区,小区议事会和说理堂成了居民矛盾化解的好去处,把大家都认可的道理整理成社区“邻里公约”,成为社区共治和居民自治的有效手段;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,社区协商机制的探索既有民主又有集中,既尊重多数人意愿又保护少数人合法权益。

民政部提供的数据显示,截至2016年底,全国27个省市区实现了社区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统一届期、统一部署、统一指导、统一实施,参选率达到90%以上。

“社区协商不断规范,社区民主监督稳步推进,民主管理机制得以完善,我国基层群众自治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。”陈越良说。

此外,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在过去5年也日趋完善。通过简化登记手续、建立孵化基地等举措,各地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;同时,通过直接资助、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,越来越多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和

公益事业中来。

## 科技助力 安全高效

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西江千户苗寨,过去防火依赖大量人力瞭望、鸣锣喊寨。如今,这里家家户户安装了电气保护装置,消防人员通过一款APP就能对农户电气安全状况进行远程监控和预警处置。

今年3月,连云港市救助管理站的小院里,50岁的郭秀英终于被年迈父母紧紧搂在怀中。患有癫痫痴呆病状的郭秀英两年前走失,一直是救助站里的“无名氏”,直到救助站与公安部门合作免费展开DNA数据采集和寻亲登记,郭秀英才得以与亲人团聚。

两个故事,诠释的是共同的平安。

5年来,我国各地注重以信息化建设推进社区治理,不仅使“平安社区”建设成效显著,也使“智慧社区”建设精彩纷呈。一些社区大力推进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,实现网上服务预约和政策查询功能,还通过网上协商议事平台提升社区治理的参与度。

陈越良说,信息化建设是推进社区治理的重要技术支撑,最大限度方便了居民办事,使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得到极大提升。

## 文化培育 增强纽带

如何让社区结构下的“生人社会”变为“熟人社区”,是5年来我国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一个重点和难点。

在实践中,各地将社区文化作为团结社区组织和居民的精神纽带。一方面积极构建布局合理、设施完善、功能完备、服务方便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,另一方面则注重培育社区文化品牌、注重提升社区文化参与度,使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升。

例如,福建厦门市注重促进居民相识相知、融入融洽,由“生人”变“熟人”,并以居民公约等自治章程规范居民行为;北京市通州区以才艺展示、挖掘社区能人、完善楼门长激励机制等举措建设楼门文化,带动党员、积极分子、文艺骨干参与,改善了人际关系、构建了和谐社区。

## 河畔成步道 滩涂变球场

从黄土高原上的渭河之畔到长江入海口处的黄浦江边,河畔、滩涂“变身”为步道、球场,为解决全民健身场地问题洒下一场“及时雨”,而在此过程中蕴含的,还有城市管理和治理的“大智慧”。

## 土菜飘香添秀色 大美衡东醉春风

在湖南省衡东县,土菜不仅成为带动全县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,也是县城的一张名片、一块金字招牌。衡东土菜还带动全域旅游发展,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引擎,发展土菜产业大有可为、大有作为。

## 城市快讯

## 上海创建“有温度的社区”

为环卫工展“工作照”设“爱心站”

本报讯 上海在基层治理创新的过程中,提倡建设“有温度的社区”。国庆长假期间,上海徐家汇街道就为社区清道班的环卫工人们专门推出了“现场工作摄影展”,其中的“优选”照片还将在商圈的黄金地段展示。

据了解,此次在徐家汇文化活动中推出的清道班“现场工作摄影展”,共展示了100多幅环卫工的工作风采照,都是此前高温季节里街道专门邀请20位摄影师用了10天时间跟班拍摄的。参与跟拍的摄影师魏克说:“近距离接触后,我们对这些环卫工的工作不由得肃然起敬。”

徐家汇街道党工委书记华茂说,社区的“温度”,需要通过开展各种“微关爱、微美丽、微心愿”的活动来实现,把各行各业有意义的工作转化成社区内大家互相了解和认可的事,累积社会文明。

这个社区还在事务受理中心、文化中心等处,为环卫工常设了5个“爱心加油站”,让他们避风、躲雨、歇息。如今,民间“不挂牌”的“爱心加油站”也在不断出现。清道班里最年轻的成员吴梦依说,她工作的路段,沿途有10多家商店、公交站点都向环卫工敞开大门。

(李荣 袁昭宇)

## 扬州探索社区治理网格化

将精准服务送到居民身边

本报讯 江苏扬州市探索社区治理网格化服务新路径,确定“解民需、扶民困、保民安、宜民居、助民乐、促民富”的“六民”网格化服务目标。地处广陵区中心区域的东关街道,根据社区分布特点、人口数量、居住集聚程度、群众生产生活习惯等情况,将辖区划分为75个社区基础网格,配备优秀网格员,聘用城管、社区民警、党小组长、志愿者等共2360人担任网格员。

走进东关街道大街小巷,随处可见网格服务公示牌,网格长、社区民警、城管队员的手机号码及服务内容一目了然。在此基础上,构建信息收集反馈、责任协调落实、服务互助支持的集成服务体系,使管理服务触角延伸到社区最末端,打牢网格服务根基。

目前,“社区有调解委员会、网格有专职调解员、小组有调解热心人”的民事调解网格在东关街道已形成,75名网格长每人带领一支帮扶小组,结对帮扶区域内最困难的75户家庭或个人。

从社区与居民的互助,到居民间的互助、社会组织与居民的互助,正是得益于网格化管理,东关街道将精准化服务送到居民身边。如今,东关街道在75个网格里设立30多个邻里守望互助点,街坊邻居常聚集于此,干部群众敞开心扉,关系更密切,社会更和谐。(黄伟)

现代城市编辑部  
主任:雷茂盛 执行主编:王丽娟  
新闻热线:(010)56805152  
监督电话:(010)56805167  
电邮:cityweek1y2001@126.com



党的十八大以来,我国社区治理坚持以加强社区党建为引领,以创新社会治理为动力,以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为重点,构建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平台,推动社区治理从理念到实践呈现出党建引领、居民自治、科技助力、文化培育“四大创新”。



## 社区上演石锁“争霸赛”

10月6日,江苏省南京市2017年石锁表演赛在江宁区殷巷社区举行,来自全市19支代表队的近400名石锁爱好者参加了比赛,向现场观众展示石锁健身绝活。图为石锁爱好者在进行表演。

新华社发(李文宝 摄)

## 城市杂谈

# 让社区成为“无人是客”的幸福家园

□ 曹海军

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,社区治理水平与每个居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完善城乡社区治理关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、改革获得获得感。

社区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,线多面广,尤其是流动人口给治理带来了新挑战。截至2016年末,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.45亿之多,“我们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很多,治理起来非常困难”成了不少社区工作者的心声。如何将流动人口真正吸纳进常住地的社区?怎样提高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度?这些问题

直接摆在了治理者的面前。

把流动人口变成“自己人”,让非户籍常住人口参与到社区治理中,才能增强流动人口的社区认同感,促进社区融合。今年6月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出台了《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》,提出要充分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基础作用,增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展社区协商、服务社区居民的能力,增强社区居民参与能力。实际上,这一文件为流动人口有序参与居住地社区的治理拓展了渠道,也有助于实现“进得来,住得下,留得住,治理好”的目标。

实践经验为治理提供了参

考。我们在深圳罗湖区发现,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治理,可以通过基层选举“变客为主”。今年,罗湖区首次在符合条件的社区试点选举11名~2名非户籍委员,有58个社区参与试点,共产生69名非户籍“两委”委员。这也是继允许流动人口参与县乡人大代表选举、居委会选举之后,罗湖区基层民主实践和治理实践的一次突破。其实,对社区来讲,流动人口并非难以融入的“外来人”,他们具备一定的协商能力、对话能力,参与社区建设、提供社区服务,也有必要享受社区权利,这对社区建设和流动人口群体均大有裨益。

如何既让流动人口“不见外”,又让本地居民“不排外”?如何既激发流动人口的积极性,又提高本地居民的接纳度?建立社区协调机制十分关键。以选举非户籍委员为例,需要制定严格的标准,根据社区类型调整非户籍委员的名额。例如,依照实际情况将社区分成三类,即没有集体经济的纯社区、已实行“政经分开”的村改居社区和“政经分开”但集体经济利益已固化的村改居社区,不同社区的居民结构、人员类型、规模网络等差距不小,如果不尊重实情和居民意愿,就会增加非户籍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阻力。

社区治理不仅要面对流动社会的挑战,还要从现实着眼解决问题、补上短板。比如,社区治理的组织体系和法律体系不健全、居民的社区参与度普遍不高、政府的行政性包揽过多、市场主体缺乏有效参与机制、社区治理的协商机制不畅等,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乡社区治理的水平和质量。只有坚持问题导向、创新导向,才能解决老问题、发现新问题,形成社区治理的合力。

治理不只是一套规则条例,也不只是一种活动,更是一个过程。“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,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、社区。”社区的“善治”是国家稳定、社会和谐、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础,从实情出发,因地制宜、突出特色,社区就能在齐心协力共建中成为“无人是客”的幸福家园。